



## “5分钟”和小程故事

□ 谢勇



在《怎么办！脱口秀大会》上，虽然每场不同主题，有不同的亮点。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影视专场，两部短片电影各具特色。

“杨家卫”导演杨蒙恩选择了短视频流行的“5分钟”，拍摄了《5分钟看完5分钟的电影》；王建国王导则是选择了更多人思考的《小程故事》，给大家展示了两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杨导在“5分钟”里很好地用实际行动，有意无意地体现了当今娱乐圈、影视圈的一些不良现象。比如，忽略台词，大部分时候都在数数。影片中，穿插了情感、事业、奋斗、牺牲，以及人生追求的内容，情节是完整的，整体效果应该也是不错的。短短5分钟里，有搞笑，有批判，有感动，有思考。片尾还调侃了知识产权，“我们只解读自己拍摄的电影。”

在电影形式上，杨蒙恩的选择更讨巧一些。这种几分钟解读形式，从谷阿莫开始，到如今各个平台，各种形式的泛滥。选择“5分钟”，更容易让观众接受。创作主题上，杨导也是有思考的，人生的成长和发展总是要付出这样和那样的代价。放弃幽默感换来喜剧事业的成功，这样的故事反差和对比，有一定深度。同时，也没忘了拿自家董事长开涮。影片整体不错。

但是很多事情就怕比较，王建国选择的《小程故事》，就更加抢眼。讲述了人生不同阶段的对比。从一场绑架开始，两个操着不同方言的人物对话；离开仓库后，红衣女子的出现，面具的揭开；再到最后离开时，另一名持枪者的出现。影片从搞笑到悬疑，从悬疑到惊悚，再到最后枪声的戛然而止，带给人们的是意犹未尽和更多思索。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当回首过往人生时，总感觉当年自己没有尽力，总会想到如果，年轻的自己更努力一些，那么现在的人生就会更加美好一些。影片中，35岁的自己面对25岁的自己时，有恨铁不成钢的激动，有荒唐

青春的不甘，有错过时光的无奈。最后，35岁的自己虽然想到去逼25岁的改变，但在35岁阶段，应该也是没有奋斗、努力，于是，终结在更年长的自己手上。

不管是当期专场的嘉宾点评，还是后来的内部总结，大家都毫不犹豫、毫不掩饰对王建国的称赞。王建国的才华真的不负“三亚人”的称号，真的也只欠缺一个冠军。

拍摄过程中，两名新晋导演也展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杨蒙恩更加侧重完成拍摄，也可能跟他选择的形式有关。更多的时候，他让演员们自由发挥，画面上的一些不足，通过他自己后期的解读来体现。这个过程比较随意。大多镜头都是一条就过，连他这一组的成员都发出了“我要去王导”那边的感慨。

而王建国将生活的认真、做事的认真和讲脱口秀的认真，也带到了拍电影中。他对每一个镜头都力求完美。仓库绑架的镜头，从白天拍到了天黑，对演员的台词、语调、动作、神态都一一纠正，毫不马虎。所以，他这一组的成员也是很累的。成品的音效、配乐都很好，就连大片感觉的中英文字幕也没忘记加上。王导在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很用心。

“5分钟”是用游戏的态度，体现人生的选择带来的得失，更多是引人发笑。“小程故事”更多是体现人生的不同阶段，相信每个人看后，更多是对自身的反省和思考。

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影视业算是寒冬时节。近年来上映的电影少，上映的好电影更少。由于制作、发行成本等方面的原因，一些网剧大行其道。脱口秀这两年日子也不好过，但是“怎么办！”专场，通过两名脱口秀演员非专业的跨界导演电影，给整个行业带来一点启示：不管是拍电影也好，还是日常做事也好，精品还是源自端正的态度和认真地落实。

只要认真认真地做好每个环节，自然就会有精品电影的出现，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180年来的声音

□ 杨宗顺

秋风送凉，爸爸和我说：“180年前在我们的家乡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战斗，你不想听听战斗的声音？了解一下战斗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是一个小军事迷，高声叫道：“好呀，我们一起去好吧！”

走进序厅，我寻着浪花的声音看见屋顶天幕一条奔流不息的“时间河”——镇江近代“百年大事记”，显示屏播放着1840年至1949年的100多年间镇江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节点和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图片。

一座战斗光电再现展台前，看着火光冲天、喊杀震天的模拟场景，仿佛我也进入了那场战斗。

“这是1842年7月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镇江战斗。这场战斗是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为严重的一次，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但是，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忽视了科技进步。所以，我们才落后挨打。并

被迫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听道这里，我的手慢慢握成了拳头。“你看墙上有恩格斯高度赞扬镇江守军的文字，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遭到（镇江）同样的抵抗，他们就绝对到不了南京。”

我沉默前进，忽然耳边再次传来了喊杀声，这是江南抗战第一战“韦岗战斗”的展厅。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新四军的战士勇敢杀敌。“‘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这场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荒谬传闻。”爸爸说道。

出了博物馆我脑海中还回荡着1949年镇江解放时的欢呼声，闪过近年来建设新镇江的美丽画面。这时，我发现爸爸一直在微笑地看着我，“我们一起唱一首少先队员之歌吧！爸爸也年轻一次如何？”“好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旗飘扬在前胸……”我能感受到，180年来的声音在歌声中回响。

在“布宜”找一人时，还找到两句话。一句是马尔克斯的，一句是博尔赫斯的。

马尔克斯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什么也没买，就买了本《博尔赫斯全集》，放在箱子里，天天拿出来读它。

博尔赫斯说：我很想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可是眼睛不行了，只有请别人来念。

《百年孤独》在中国的影响之大，本是毋庸我再赘言的。不过我想起了多年以前，那个许多人文学之梦开始的年代。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在全国遍地开花。华师大的“夏雨岛”在当时就小有名气，隔三差五都有雅集沙龙之类的活动祭出。

费翔在央视春晚唱红“一把火”的那年，我也去了华师大，在校园小住一阵凑个热闹。宋琳彼时是校园诗歌旗手，安排我住在他宿舍对面。此间，邂逅诸多校内校外的文友，有在中文系当辅导员的格非，搞评论的李劫、朱大可，来上海改稿的马原，还有《城市人》诗歌合集的几位诗友。

有趣的是大家手上都有一块多钱一本的《百年孤独》。有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版（译者黄锦炎等）；有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高版（译者高长荣）；有的竟然是1971年台湾出版的宋版（译者宋碧云）。更有趣的是：每个人对这部小说“圣经”般的开头都能倒背如流，无一例外。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追求语感，嬉皮地把它背诵成“多年以后，奥雷良诺上校面对行刑队，一定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的父亲带他去一块巨大的冰……”

马尔克斯是一位说故事的高手，他创造了一种近乎前所未有的叙述方式——站在未来的角度回忆过去。小说的开头短短的一句话里可以读出三个不同的时间：“多年以后”说的是未来，“面对行刑队”说的是现在，“那个遥远的下午”说的是过去。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所描述的那样：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小说作品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世界。

一次，文学沙龙轮到主我吹，虽是即兴说说，好歹要对得起认真的听众。事先做了些功课，选了一些关键

词，写在宋琳反面是空白的名片上，那次说的题目是《一块巨大的冰，为我们送来了魔幻现实主义》。

沙龙上，至于《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是怎么来的，有必要交待一下。马孔多其实是个虚构之地，它的原型就是马尔克斯的故乡阿拉卡塔卡。阿拉是条河，卡塔卡是村镇。

我的讲述是这样的：何塞跟一个小伙子玩斗鸡，何塞赢了。那人急脸当场揭短，嘲笑何塞下面不行。何塞手中的长矛发怒了，那人被捅死。长矛带着血又指向一个女人，何塞让她脱掉裤腰上的枷锁，从此夜夜狂欢。死者的魂魄不得安宁，经常神出鬼没折磨何塞。何塞不得不离开这个村落，另去开疆拓土。村里不少的年轻人跟着何塞走了，经过了长途跋涉，他们找到了新的家园——马孔多。

我还说，对于先锋文学有人讳而不言，有人半遮半掩。魔幻现实主义是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马尔克斯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的写作有着强大的方法论意义，翻开《百年孤独》，把感知、触觉、味觉融入其中，就会得到一个非同凡响的阅读旅程。

尤其是魔幻现实的写作技巧，对于当时的作家来说，那是一件新鲜事，不少人也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去模仿。我列举了马原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冈底斯的诱惑》《虚构》，这些都借鉴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的写作技巧，马原自己也不否认。（其实，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坛的“西毒”马原，“东邪”余华，“南帝”苏童，“北丐”洪峰，“中神通”格非此文坛射雕五虎，哪个笔下没有马尔克斯？）

我还说。魔幻现实主义生死不辨、人鬼不分、幻觉和真实相混、神话和现实并存，与“神奇现实”差不多。我甚至把它和中国的《红楼梦》相提并论，并说：魔幻就是做梦，魔幻现实主义与“真事隐、假语存”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戏谑之言是否得到了文友的认可，不得而知，我已记不清当时的效果。）

不过，沙龙有个环节印象深刻。末了，主持人不免要总结两句，除了套话外，他提到了我当时发表在《星星》上近两百行的长诗《渴望和平》和《花城》上的组诗《我们》。作品发表总不能忘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我记得当时《星星》的“责编”是叶延滨，《花城》的“贵

编”是朱燕玲。

主持人还说，我的组诗中那首《合历散乱在桌上，日子出了毛病》就是魔幻现实主义。我只好接住主持人的客套话再客套两句：那些都是我这个精神之浮，思想之杂的人，写出来的梦话而已，不屑于攀上什么主义，硬要归个什么类的话，姑且可以把它称为“后朦胧”。之所以要接住主持人的话添上这个“后缀”，是因为当初虽没“鄙视链”一说，但一个主义看不上另一个主义倒是常有的事，眼睛长在额头上装的伪文青也大有人在。

关于马尔克斯，我还知道一些细节，后悔在那次沙龙上没有讲出来——

他的字写得很好，他曾帮人写招牌告示来挣来钱。还有就是他讨厌学校的铃声，讨厌地窖一样的学校。大学没毕业，他就辍学离开了学校。他父母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事，试图说服儿子重返校园。

这时一位仁者仁心的乡医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对马尔克斯的父母说：“个人志向与生俱来，背道而行有碍健康，顺势而行妙药灵丹。”于是双亲不再执拗，马尔克斯也像战士一样发誓：“要么写作，要么死去。”真正把马尔克斯领上文学之路的人是卡夫卡，读了老卡的《变形记》，马尔克斯恍然大悟，原来写小说可以像他外婆讲鬼故事一样。

他一度落魄，因囊中羞涩胡子如野草、头发似鸡窝。他曾在报社讨生活，撰写每天的专栏三比索，要是碰到人手紧，还可客串写篇社论四比索，靠着这些扶墙之作挣点聊胜于无的稿酬，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他也曾沦为巴黎街头的流浪儿，伙食是有一顿没一顿，有时竟通身摸不出一个子儿。因而，在他眼里，巴黎的一切都抵不上加勒比海四月的一瞬。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马尔克斯卜居墨西哥城，他把自己像坐牢一样关在移民区的一间陋室里，用了18个月写下巨著《百年孤独》。

我多年前的美国之行，原本有去明尼苏达拜访诗人勃莱的日程，翻译家肖小军突然告知我，勃莱先生因阿尔茨海默症病情突然加重，不能接受我的访问。当时，我正好在离墨西哥20公里不到的圣迭戈，打听得持美国签证可免签去墨西哥，便快快南下，不过，那趟墨西哥之旅让我有幸与马尔克斯的墨西哥

# “孤独”的幻想

□ 范德平

故居邂逅。

这故居就在遍布着如迷宫般低矮楼房、洋溢着西班牙风情的科约阿坎区，这里住着电影明星、前总统和许多文人墨客。

马尔克斯从1975年起一直住在这里，这房子几经翻修加盖，已是豪宅的模樣，穿过大门是安静的露台，挂着提花窗帘的客厅与宽敞明亮的书房之间有令人惊艳的花园，这里就是他的终老之地。地同时异物是人非，几件往事记忆犹久：落地的书架上，许多书的封面上都少不了他，他仍在过去的时光中微笑。书桌上放着香烟，他过去吞云吐雾义无反顾，一天要抽60支。他的独特方式是用前面一根的烟屁股去点下一支烟，一支接着一支。我当时在想：“醉烟”的状态下，“魔幻”在笔下是不是来得更顺畅？墙上挂着加勒比小镇马孔多历史图表，阿拉卡塔卡被取而代之，这是虚构与现实的转换。

故居里，故人的遗物依然生动。桌上笔似乎还有话要说，黑胶唱片还想重新歌唱。我仿佛看见马尔克斯还在那些宽大的西服里，还有那些黑色的、白色的、棕色的鞋，好像也能重新跑动起来。那次在墨西哥城，我碰到一个长得和马尔克斯一模一样的人，他坐在查普尔特佩克城堡附近的长凳上，惟有手中树枝做的拐杖不像。

孤独的确是一种被隔离和被疏远的感觉和体验。笔耕《百年孤独》，18个月长得像一百年。在科约阿坎的上空，孤独也许是一弯吞不下的冷月，马尔克斯守着这一个人的天空，把孤独守成一份财富。不过，往深处里想，孤独倒也不是什么残酷的敌人，马尔克斯用沧桑的阅历告诉我们：孤独是写作的帮手。

再回首，竟了悟了：却原来孤独竟是作家笔下的魂。

多年以后，再一次打开《百年孤独》，我们一定会想起那个文学之梦开始的时候，马尔克斯带着大家去看比较极致的孤独更为深远的所在里盛开的花朵。



常文金 摄影



## 今天，你提醒幸福了吗？

——读毕淑敏《幸福的尺度》

□ 乔欢

防寒、谨防上当受骗，却没人提醒我们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如果有一个幸福的预报员，在幸福到来前，提醒我们幸福即将到来时，要做好准备哦；在幸福到来后，提醒我们“请记住这美好的一刻”，我们将会拥有更为长久的幸福。

全书分为“幸福，从心开始”“幸福，心中满溢的爱”“幸福，为你守候的灯”“幸福，让心灵完整的另一半”“幸福的N张面孔”“幸福，触手可及”六个章节，用60余篇散文，从个人心灵、爱情密码、婚姻守候等多个维度，诠释了幸福的内涵，勾画出幸福的面孔。幸福并不是爬到了山顶的那一刻，而是贯穿在攀登的全过程。

你知道谁是最幸福的人吗？某报纸的投票结果显示，最幸福的人是这四种人：给病人做完一例成功手术，目睹病人出院的医生；给孩子刚刚洗完澡，怀抱婴儿面带微笑的母亲；在海滩上筑起一座沙堡，望着自己劳动成果的顽童；写完了小说最后一个字的作家。

毕淑敏是医生，也是作家，是母亲，也曾是顽童，她善于治愈别人，也勇于剖析自己。她说自己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幸福盲”，集几种公众认为

最幸福的状态于一身，却不曾感到过幸福。当她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便开始训练自己对于幸福的敏感和享受，她一遍遍拭亮自己幸福的瞳孔，终于像一个个被黑暗囚禁已久而重见光明的盲人，在看到朗朗白云、青草艳花后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喜悦而泣。

原来，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都是幸福的日子。爱伴侣、爱友人、爱父母、爱手足、爱自己、爱他人、爱世间、爱万物……在爱中领略被爱，才会有加倍的幸福体验。

毕淑敏的文字鞭辟入里，像一把细致的柳叶刀，轻轻划开我们心灵的顽疾，干净利落地剔除病灶，敷好伤口。她的文字不是无关痛痒的鸡汤，而是药到病除的良方。对于失恋者、佻笑的人、处于人生低谷的人、极度自卑和深度自恋的人，她找出症结，对症下药；对于珍重与自爱，对于拒绝和接纳，对于一见钟情与生死相依，她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毕淑敏的文字绵长细腻，血汗凝结，就像“从灵魂中抽拉而出的蛛丝”。她借由一个个小故事，带我们近看幸福的真相，其语言通俗平易，如家常话，却有着令人惊喜的贴切比喻。她说爱情“好似钢化玻璃，据说坦克轧

上也不会碎”，然而“一旦破碎，就裂成了无数蚕豆大的渣滓，再也无法复原”；她将婚姻比喻为“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施肥，修理枝叶、打杀虫虫，“才有持久的绿荫”；而“柳树如家”，当“柳枝骨折”后，即使骨已断，仍和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在折断处发出新枝，家也如此。

但幸福绝不是自欺欺人，更不是虚假和伪装。如果不幸福，要有勇气面对。谁说离过婚的女人，不可以再离婚？跌倒了的女人，完全可以原地爬起来。即使生活赐予我们被困窘的黄连之苦，也不要把黄连人为地碾碎，不要让苦难毒化了感官。只有幸福的香甜味道，才值得我们去认真寻找，反复品味。

毕淑敏被誉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她用清澈的医者仁心，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幸福或许很细微，但它顽强存在；幸福并非无边无际，而是有节制、有尺度的。当你感知到幸福，拥有了幸福时，也切记要知足与感恩！

